
獨立漫畫
14

ORIENTAL PUCK 獨立漫畫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日



白色檯面，何來黃狸？

張光宇作

鼓舞作新同慶雙十

萬籟鳴雕
萬滌寰攝

漫畫論壇

建設漫畫理論

（陀）

自從漫畫藝術跟着時代環境以及政治勢力的趨勢，由歐西各國載道到中國以來，一向爲士大夫所不齒，不爲一般鑑賞蘋葉的美的藝術家所樂道，這在歐西各國也未始不有同樣的遭遇，可是在中國因着漫畫自身發育的不健全和殘餘的封建勢力的包圍，就更痛苦的爲社會所排擠，這樣的情形一直維持到一二八以後，沒有比較强烈的進展。

但，應着時代的需要，和一部分作者的努力，到現在漫畫這東西已强有力的被認爲一種正當學術，公然在社會上佔據了它自有的地位，這是值得可喜的。

統觀我國過去所產生的漫畫刊物，不亞十餘種，雖則其間有許多，或因經濟情形，或因政治問題，隨產隨滅，沒有保持較長的生命的刊物可供紀念，但，如「時代漫畫」，「生活漫畫」等等，其爲一般讀者所擁護，已形成了不可磨滅的事實，但，根據過去的事實，而觀察一般漫畫刊物的內容，無論如何已證實了漫畫界自身否認漫畫藝術的單獨性，使漫畫刊物的內容不能用一貫的手法，把基礎砌在漫畫的自身價值上，他們很機巧地在漫畫刊物上利用不相干的文章，去博讀者的同情。至于理論的缺乏，幾乎聊若晨星，間或發現一二篇，其內容也語焉不詳，距離實際太遠，既不爲漫畫界所重視，亦不爲讀者所需要。

漫畫到這階段，要讀者們更深一層的去了解其眞諦，要推進其整個集團的地位，去博得廣泛的羣衆的同情，要使漫畫自身技藝進展到超越的境地，正像其他學術，比如：文藝，電影，戲曲……一般的我們需要建設科學的理論，我們更希望整個漫畫界共同努力去開拓未來的光明的境界？

自己的文字

（黑）

文字有自己的有別人的，這就是說：「喜帖」有「喜帖」的文字，「訃聞」有「訃聞」的文字。設若把「喜帖」的文字用在「訃聞」上，或把「訃聞」的文字用在「喜帖」上，這就是「牛頭不對馬嘴」，老先生說的：「成何體統」了。

過去一般的漫畫刊物相當用過些好文章，如此，雜文，漫談，散文，小說……之流，當然壞的也有，但，好的不能不說居多。不過，好文章擠在漫畫刊物里，——也能說是漫畫刊物向他們批來的。——正像舊貨店賣新皮鞋，難免有些辜負；「喜帖」上加印「鼎惠懇辭」，總覺得有些不大得體。

漫畫在中國本無遺產，本也是從洋大人的炮口裏帶來的進口貨，當然我們要漫畫自己的文字；其實祇能說：再向洋大人那里去批發點原料進來，再說得明白點就是：我們應該從事翻譯點漫畫的理論以供國內漫畫家的參考，不過這是不够的，除了這我們更需要創造出適合時代，同時也適合我們國情的科學的漫畫理

論。

現在沒有別的，祇希望一般漫畫刊物能多多介紹與漫畫相干的文章，希望作家們也偶然擲下畫筆來談談理論，更希望高明的學者也來參加我們漫畫羣的理論建設。

這就是我所說的：「自己的文字」。

拜讀「檢討中國漫畫家」

（考）

這兩天閒着沒鳥事。

於是乎得空兒拜讀了「大家一定要西泠先生寫的那篇『檢討中國漫畫家』」。據說這是「隨意小酌」，可是我確很「認眞」的瞧了又瞧。

內容談（談就是檢討）得很那個，從頭至尾着實「檢討」些過去跟現在的漫畫雜誌。而且每一個「漫畫家」的生活什麼的，祇要西泠先生聽得朋友的朋友的，「面熟陌生的朋友」「談」起過，他都「大略」說得十分詳細。

對于我：西泠先生，在那篇「文章」里捧得「驚人」，雖然說我是硬硼硼的木頭漫畫家」，可是這一個新名詞，我却不大懂得，但，我相信至少是對我的「檢討」，所喜西泠先生沒有把我派在「光宇，振宇，淺予，文農，少飛，英超」之例，也沒說我是「北京路舊貨店里畢業的。」這使我興奮得照了廿八五十六回鏡子。

對于光宇我相信西泠先生是「不大陌生」的，特別是光宇的「民間情歌」，所可惜的！不知那一年分西泠先生畫的「民間情歌」流落在「北京路的舊書店」里，給光宇抄襲了去，以致發表在西泠先生之先，我直替西泠先生痛哭流涕。西泠先生還說「光宇受了美國一本Vanity Fair 的影響，英超是受了一本叫 Vogue 的影響」，但，據我所知在 Vanity Fair 發表畫的漫畫家很多，只不知光宇的畫到底受了誰的影響，這一點西泠先生「檢討」得並不分明，至於英超的畫誰都知道受了美國Peterson（配德生）的「影響」，而「一本叫 Vogve 的」却從沒有「配德生」的畫，關於這我相信西泠先生「檢討」得不大那個，未免有些張冠李戴了。

此外西泠先生着實「檢討」了些「上海的有點名氣的漫畫家」，比如：他「檢討」丁聰「是丁老畫師的貴子」。「檢討」「黃嘉音是大學生」。「檢討」「黃鼎是上海美專畢業的」。「檢討」「江棟良本來是王一亭那里學國畫」的。……只沒「檢討」西泠先生自己，跟他自個兒編的雜誌，甚覺遺憾。

西泠先生的「文章」很給漫畫家們一點訓導，的確漫畫家們也需要一位像西泠先生那般的批評家時常來一個「檢討」？但，漫畫家的出身資格，似乎並怎樣希望西泠先生「談」，雖說，西泠先生寫「文章」自已負責，不干別人屁事，但，漫畫家們都伸張着頸子想西泠先生的「文章」里多「談」些跟漫畫本身有關的事，也可以藉此得到些學識。

「寫到這里」我也像西泠先生一般的「相信」並「沒有『漫』『罵』」。「我停筆了」。



古預言家曰：「近墨者黑」！新博物學家稱：椰子樹是「阿墨林」。　魯夫作



地中海

汪子美作



『有人打了你的左臉，你再將右臉給他打？』

特偉作于九月十八日



如果願望達到，豈不十全十美。

黃苗子作

墨索里尼論漫畫

張若谷

據說，一九三五年的某月某日日本的外交官們，在國際集會上，正在百無聊賴的當兒。不知那位心細眼光的下級情報員，在吸煙室的報紙堆裏瞥見了一本美國雜誌，其中刊載一張漫畫，繪日皇曳一砲車，車上載證明書一卷，上題諾貝爾和平獎品字樣，畫題爲「未必有之歷史上局勢」。

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到了美國的雜誌上拉起車來了，這可還了得，氣得日本外交官鬚鬢直豎，火速打密電到東京。東京的當局勃然大怒，這一怒非同小可，駐美日本大使齋藤星夜接奉訓電，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聲稱：「旅美日僑見此插畫，已引起憤恨。」見紐約八月四日路透社電。

可是在民主政治制度發達的美國，却決不因此而大驚小怪起來。那本雜誌原名Vanity Fair，出版已有四十餘卷的歷史，是一本專刊幽默漫畫諷刺政治及介紹摩登生活的刊物。該雜誌主筆勃朗寧歇特得到這件消息，却不慌不忙發表了下列的宣言：

「美國人士對於漫畫之評判，輒能恰如其分。如係內容嚴正之刊物所發表，則對之辯正，猶有可說。若爲性質偏重幽默如本刊者，則縱令刊載漫畫 因其本無重大關係，斷無引起糾紛之可能。即如關於羅斯福總統之漫畫，本刊過去所發表者，不下十餘幅，總統始終含笑接受，甚且每期多購數份，以之分贈友好，從未聞對本刊有所指責也。」（見紐約八月四日哈瓦斯社電）

在這件漫畫交涉案件沒有正式進行談判之前，已經告一段落了。可是我却聯想到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對於漫畫的一件有興味的逸事來了。

墨索里尼是舉世所知的一意孤行的獨裁人物，他對於取締報紙言論的手段是非常厲害不過的。某次，德國名記者盧特維喜在訪問墨索里尼的時候，他們二人作下列的談話。

盧問：「你看的報紙一定很多吧。」

墨答：「什麼都看，特別是敵方的新聞雜誌。我搜集的漫畫也有好多卷哩」。

盧說：「我們倆的漫畫也出來了。德國的報紙把我畫得騎在你的肩上。」

墨索里尼笑起來說：「漫畫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貴國人（指德國）常常說意大利是一個專制國。你讀過特里路棱 Trilusse 的諷刺文學嗎？不過我並沒有封禁牠。」

在諷刺畫及漫畫甚爲發達的日本國，許多漫畫作家們和外交官們，看了墨索里尼這一篇談話，對於美國Vanity Fair雜誌刊載關於日皇漫畫的事件，不知當作如何感想？

廿四年九月廿六日

十字架（任重途艱奈苦奈勞）

張正宇作



漫畫價値的立足點

汪子美

當漫畫在未找淸它的價値的立足點時，漫畫是被擯棄於畫壇之外，而爲正宗的藝術家所否認其地位。但是當漫畫應隨着時代的需要而尋着正確的充足點時，高傲的藝術權威者縱然怎樣固執着他們狹量的成見，而聰慧的羣衆却再也不懷疑於這新藝術的價値了。這就是說，如果漫畫家不能在現實的環境中建築一個堅固的基石，漫畫將永遠是附屬性的副趣味，所掌握的僅是一種寄生蟲似的生命。反之，作者的創作態度能尋着眞實的歸宿時，漫畫的評價自然會增高的。所以從事漫畫運動主要的動向，一方面固然要孜孜於技巧的修練，一方面更要抓住一種中心的意識。後者較前者更爲重要的。沒有前者。不能將所欲顯露的意識形態充分具體的表現出來。缺少後者，則完全失去靈魂而模糊了生命。這樣，作者是難免彷徨岐途而尋不到固定的歸宿，冷眼的羣衆是絕不會蜂擁一把交椅出來的。所以，質言之，漫畫本身價値的立足點，就是建築在中心而健全的意識上；漫畫的『獨立性』，也同時是這樣奠定的。

在這里我就要對於藝術是否屬於大衆的問題，作一商確，便能闡明漫畫的『獨立性』，及其價値之所在。你如果找到一位『象牙塔』裏的藝術家去問，藝術是不是屬於大衆的，而漫畫是否應該被承認爲藝術之一種，站在自己個人立場上的藝術家，爲了便於自己私產的擁護及尊重，必然會搖頭嗤鼻的。然而輪轉着的時代已告訴我們，今代的藝術已從少數人私產的庸藹中跑到羣衆的面前，藝術不再是特殊階級的瑪啡針，而是大衆的糧食了。藝術是人生之有組織的反映，而漫畫則是『人生之有組織的反映』之更普遍的一種表現。漫畫非僅是藝術之一，而是繪畫中更新的一種姿態，這種姿態是具有着更廣大的效果力。諷刺社會一種病態，純粹繪畫抓不到的形式，漫畫便能從容獲得一種很圓滿的形式，使對象充分地表現出來。漫畫具有純粹繪畫所不敢放肆的誇張性，純粹所不能展開的姿態漫畫時常能毫不勉強地展開來。質言之，普通繪畫技巧的表現與意識的流露是嚴肅地沉悶地擺設，而漫畫則每每能以活潑跳躍的態度出現，這出現，有時是詼諧的諷嘲，有時是輕捷的刺激。這正是漫畫所具有較純粹繪畫優越的特徵點。在同一的題材下，諷譏一種事實或暴露一種形態，純粹繪畫便時常沒有漫畫表現得更敏捷更暢快。因爲漫畫活躍的狀態是跳蕩的，隨時在某一種場合上可以變成一種適宜於這種場合的姿態。普通繪畫形式上便不能有這種自由。它永遠是一種嚴肅的臉面。純粹繪畫只能在莊重的立場對着羣衆作正色的說教，而漫畫則可以隨時隨地接觸羣衆輕快而舒暢地傾露其所欲傾露，無形中播下效果的種子。演講廳中正重其事地講演，縱然呼天喚地，每每使人感覺拘束而廢興；十字街頭偶然隨意談時論事，雖然淸描淡寫，却往往能吸引住羣衆的立足留戀，前者代表純粹繪畫的特徵。漫畫。它實在是繪畫中短小精悍的遊擊隊，而純粹繪畫，應該是一種典雅而老態龍鍾的陳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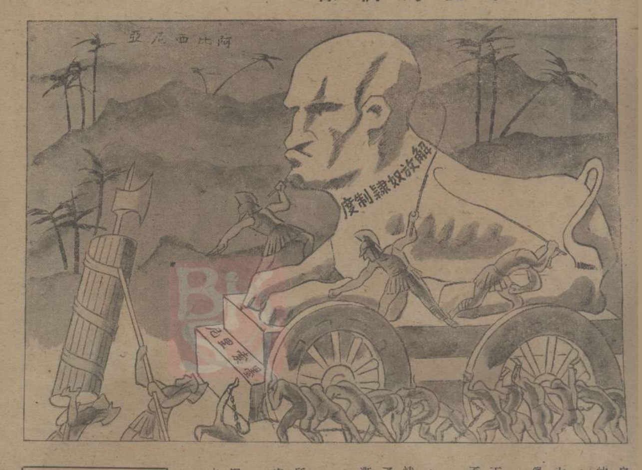


年年今日　金沫作

由表現形式上我們分析出漫畫與純粹繪畫對於時代需要的供應之優異，根據這一個方向，我們再從意識方面作一檢討。藝術是供應着時代的要求而爲大衆的需要品，它的趣旨的範疇便必須與大衆接觸懇切的關係。離開大衆所能領會的趣旨，範圍的藝術品，是無論如何不能獲到大衆同情的。因爲這一種趣旨爲大衆的人生經驗相離太遠：使大衆很難認淸楚這種意義從何處可以與自己本身的人生背景發生關係。純粹繪畫的趣旨可以說是完全建築在個人或少數人適意的立場上的。純粹繪畫的畫家．終日藏在『象牙塔』中咀嚼着美麗的情調以追求其跨空的虹彩一般的夢奇，從不肯伸出頭看一看十字街頭正發生怎樣的騷動。這樣一種藝術家，僅顧及自己的個性應該如何去放肆才能滿足自己的所謂創作慾，一點不留意於外面需要者是怎樣向他伸手呼求。就借『象牙塔』中的濃厚的空氣，以

羅馬帝國的偶像

魯少飛作



自己主觀的態度爲出發的動向，經過一種藝術家所常有的『歐斯底里』的病態衝動，而將個人的夢奇大塊地製造在畫幅上，便完成他的使命，交給社會以誇耀其偉大的貢獻，而欲從這種偉大的貢獻上，統治廣大羣衆的擁護及同情，試想，這自然是一種野心的幻想。羣衆站在動亂的社會上去觀摩『兩隻香蕉一個蘋菓的美的傑作』，究竟不如看見一幅水災難民的諷刺漫畫容易驚心動魄。這種情形只是所會環境條件下所造成的，一方面藝術家也不能惱怒地去責怨於這種羣衆的淺薄而否定其欣賞力，一方面這種羣衆是完全出於自身的立場而自然地發出一種同情。你如果對着一位車夫發揮魚翅是怎樣與燕窩維他命的不同，而車夫也許會對你應合出大餅買到三個銅板一隻的嘆息。正如這種情形一樣，純粹的繪畫因爲距離羣衆的生活方式所能體驗的範圍太遠了；便隔膜了同情。相反地，漫畫以新鮮的姿態，正確的意識，却漸漸與羣衆接近起來。漫畫對於羣衆所貢獻的，正是羣衆所希冀尋求的。羣衆所要伸訴的，漫畫早已替他們伸訴出來了。羣衆所認識不清的，漫畫便替他們揭示出來了，漫畫不但爲羣衆諷刺所應諷刺的，指責所應指責的，解釋所應解釋的，而同時更能領導羣衆於一條正當的方向。漫畫，是大衆的最好的精神的糧食。

當純粹藝術家藏在『象牙塔』實行慢性自殺的時候，便是從事努力漫畫的作象開始爭取羣衆的擁護而謀繪畫地位篡位的時期到了。這努力的動向，便是認淸而抓住了漫畫價值的立足點。

廿五，十，三夜草。

看馬戲有感

歐陽予倩

今年春天曾經帶了小孩子去看馬戲，那獅子和老虎從籠裏走出來，一個一個很不耐煩地扒上那小櫈子上去，眼睛望着那拿鞭子的人，牙齒露着，發出憤怒的吼聲，有幾回想對那人撲上去做出恨不得咬死他的樣子，見他拿起鞭子又只得蹲着不動，只對他噴出涎沫。

看他那根鞭子似乎很神祕，那樣的猛獸竟會怕他那樣的一根鞭子！可是全靠鞭子是不行的，最能威脅牠們的還是饑餓。無論訓練甚麼禽獸非先使牠饑餓不可。看起來饑餓可以支配一切，怪不得聖人說「民以食爲天」。

「民以食爲天」就是說若欲使民必先令其得食。如是梟雄之輩便利用這個道理，利用饑餓以成其所謂事業。

凡屬改朝換代的時候，天下荒荒爲的總是少數人拚命浪費而許多小民饑不得食便鬧起來。如是有英雄者站起來說出一篇動聽的道理，領着一班饑民用種種的策略四處搶飯吃，搶得着搶得多的他的勢力便日趨鞏固，搶不着的便歸於失敗。可是甲利用一羣饑民造成自己的勢力，乙也同時發動利用另一羣饑民作同樣的企圖，如是發生戰爭。

那類的英雄并不是生產者，他們不過利用饑餓的羣衆，維持自己的飯碗。在教育被特殊階級把持不能普及的時代，生產的羣衆不能認清自己的立場，也只有顧着目前搶多少算多少。如是便造成那種英雄的地位。

英雄以救民作幌子驅使飢民爲他作戰第一就要顧住歸他這一羣的食糧，別一羣的死活他是不能顧的。所以爭天下的去戰爭事實上就是帶一羣饑民殘殺另一羣饑民。倘若在舉起刀的時候，你動一動慈悲之念，你說那也是一羣飢民，飢民不應殺飢民，你只要這樣一想你的事業就會搖動。所以個人主義的英雄是毫無慈悲的，也不容有絲毫慈悲的。

倘若那些饑民能自己認清題目團結起來爲本身的利益奮鬥，那楚漢相爭決不會成立，也決不會造成劉邦登基那樣的局面。當關中失守楚漢對立的形式既成那就甚麼都沒得說了。項羽一勇之夫不懂得政治上的戲法其失敗自不必說。及至打來打去人也殺得夠數了，爭飯吃的人也減少了，如是利用厭死的疲倦心理劉邦便作了皇帝。他便立起與他有利的制度法律，殺掉功臣　脫去甲冑，穿上長袍，造起大房子，享他的清福。中國歷史也就是這樣循環着，至今還有許多迂腐先生以爲歷史是應當這樣循環的，中國一切的歷史小說都是這樣的看法，我看也是這樣搬演着，想追蹤劉邦李世民趙匡胤的人們也想那樣利用着。可是時勢變了，民衆已經不是數百千年前的民衆了。在這種情況之下舊小說和舊戲同時失勢，鬧着保存舊戲的自屬別有用心，不僅爲單純的個人趣味問題。我們從這裏也可看出王泊生先生反對話劇的政治背景。

明朝亡於流寇，流寇不就是一班沒有飯吃的饑餓者嗎？那時的政府不能替那些失業的農民謀安頓，只想買一班饑民去從事戰討以致始終沒有辦法。兵越多，戰事越勤財用越竭，百姓越窮，一爆發不可收拾，京師便陷，崇禎爺上了煤山，那時候的民衆領導者也不過是所謂草莽英雄，只想爲個人奪取天下，民衆們也沒有意義的組織，所以儘管鬧着，沒有成就。至於那時候的青年知識份子，如復社社友東林黨徒之類的人們只會發發牢騷，他們囚於傳統觀念認不清題目。他們高談名教，反抗宦官，可是并不站在饑餓小民方面說一句話，縱使他們的顯來帶入朝也無補於當時的國事。至於吳三桂拚命想作皇帝，可是拿了那班饑餓的叛民沒有辦法便去請清兵入關，他是寧願把中國讓給外國人的。本來借外兵定內亂在中國的歷史上不止一次，以後紅羊之變。戈登還立了很大的功勞呢。皇帝老倌和那些襃冠博帶的先生們只要能鎭壓叛民維持自己的地位，便不管甚麼叫中國不中國的了。

出發（圖二）

沈鐵如作

捉一個偷銅勺的小賊



華君武作

中國漫畫史料的斷片之一

介紹上海最老的一本幽默雜誌

王敦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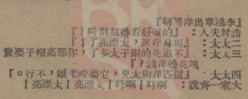
照漫畫藝術與幽默文學的純粹定義觀察起來，許多上海通都說，上海所出版的最老的一本幽默刊物却要算 The Rattle『饒舌雜誌』了。雖則最近也有人說光緒十三年所出版的『點石齋畫報』纔是眞正的老資格漫畫雜誌，不過說這句話的人是現時代漫畫壇上『意識最正確而最前進的』理論與實際家，筆者對於中國漫畫的史的發展素少深刻的研究和『唯物的辯證』，所以不敢作瞎眼批判。

這本饒舌雜誌是一八九五年誕生的，就是在我們的『光緒二十一年創刊的。它的姿態當然還沒有脫離十九世紀的打扮。換句話說，其裝幀的藝術尙無五顏六色，硬裝出花枝招展的樣兒，祇有紅黑兩色，與現在英國的『笨拙雜誌』略有相似之處。可惜這本雜誌是當時在上海的大英帝國主義的先鋒隊所刊行的，並非大清帝國的順民隨心應手的結晶品；不然黃炎子孫如我這個偉大的王莽的後裔當以引以為無上的光榮。因此我把這篇東西拽入中國漫畫史料的斷片之一，則未免有漢奸的嫌疑，至少也算得是胡立夫二世。

當時有位紅毛漫畫大師叫 H. W. G. Hayter的，就是該刊的圖畫編輯。但文字方面是否也由他負責則如今無從稽考。他的漫畫大都祇簽H H兩字母以為『登錄商標』，並在1902出過一本『H. H. 漫畫集』完全是 Shanghai-Die-Hard 的似顏畫。饒舌雜誌的發行人是 Kelly and Walsh（即別發洋行），筆者四處參看關於上海發展史的英日文的書籍，也找不出一段談到該誌的經濟背景的材料，不然倒很可以作個現在的幽默雜誌的借鏡。

這本東西的第一卷都是月刊，自第二卷起則改為不定期刊了，想必是當時在上海的洋大人也未必個個都能了解幽默和諷刺的文藝，也未必人人都肯花錢來購買這種『文藝的寄生刊物』，況且當時英譯本的四書的風頭又是在尖端上的時候；所以試刊纔有如此的現象發生。它每期的篇幅，連封面廣告都包括在內，祇有二十頁。除封面外，都是單色的石印，大概是鋼鋅兩種製版術還沒有介紹到中國來，或者是這種





『李鴻章出洋帶朝』

誥封夫人：『的確好看得刮刮叫！』

二太太：『周身洋派，太漂亮了！』

三太太：『不過花的銅子太多了，你那高帽子要幾塊花邊洋錢？』

四太太：『這西洋狗太兇，它要咬老娘，不行。』

大家一齊說：『啊呀！啊呀！太漂亮！太漂亮！』



『慈禧皇后的家教』

光緒：『請皇娘息怒吧！我要同到北京去，因為華德賽請皇姪去過耶穌聖誕……』

慈禧：『我開口罵一聲你蠢才，膽敢穿起洋鬼子的衣裳來朝見，來，羽林軍把他打入冷宮去。』



『最新式的大清郵政機關』即脚划船）



『到底是巡捕威嚇苦力呢還是苦力威嚇巡捕』？

『慈禧太后警覺艱辛』

慈禧：『皇兒，你看到什麼動靜沒有』

光緒：『謝天謝地啊！華德賽總司令和美麗的德國隊伍一齊都來朝賀我們來了。』

慈禧：『皇兒啊，把褲子穿好，快逃吧！』



這幅漫畫是專門諷刺盛宣懷的。它描繪出公保大人所創辦的一切官商合辦的事業，如大清銀行，招商局等，都有點欺壓小百姓的樣子，而附有這幅的幽默詩還引用我們那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諺語。





『致各國海軍的通告』

圖中描寫在長城之尾當時新建燈塔一座，一方面所照耀出來的是『現代科學』另一方照耀出來的是中國古戰爭的靈魂。塔前所焚毀的是八股文章，四書五經等。此圖大概是以贊美光緒皇帝變法為主旨。

金屬版較昂而尚未普遍的緣故。可是該刊所用的紙章卻厚而緊實，吾華夏民族的小癟三同志很可以利用之以作薄皮棺材，讀者要看饒舌一期，必須慷慨地花費大清龍洋一餅，與獨立漫畫的價格是一與十二之比，這也是該刊夭折的另一個緣因。筆者因為要寫這篇文章卻以國幣兩元一冊的代價從一個外國老太婆那兒買來的，竹槓究竟敲在誰的身上？

若果我們要檢討其內容，似乎應該分為文字與圖畫兩方面來觀察，因獨立編者所給我的篇幅有限，兩方面都祇能約略探討一二。文字大概登載一些幽默和諷刺的和時事短評小品以及謾罵式的通信。外國打油詩尤其是該刊的特長，題材中作賤各外國人的當然也有，如『開話香港賽船』，『化裝跳舞歸來』，『什麼，沒有肥皂了嗎？』，『賽馬回憶錄』等都是好例證，不過糟蹋我們長辮的和清廷的東西則層出不窮，如每期的『開公信』，大半是咒罵我們這堂堂的中國人的。有幾期『饒舌辯論』的主題卻能使我們識得蟹行文的諸姑伯叔，莫不啼笑皆非。他如『二十世紀的眷拜集』，『宮廷對話』，『未發表過的東方夜譚』也未見不是熱嘲冷笑中國人的作品。至於圖畫方面則該外國漫畫大師 H.H 其人者直罵得清廷『深刻入微』，『體無完膚』，『窮兇極惡』，『一塌糊塗』，特別是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的慈禧太后。因為筆者要為讀者寶貴篇幅起見，祇請你們自己去『欣賞』這兒所複製的幾幅漫畫，必勝於我多多地借用文字的解說，或無謂的饒舌。

不過在這兒我卻要饒舌一番以作結論。千怪萬怪都要怪中國人不能以毒攻毒，所以該饒舌雜誌纔敢目空一切，儘管丟中國的面子。我想起以前我在『時代漫畫』上曾經罵夏禹王治水『揩油』，把錢都拿去蓋洋房，購汽車，娶蠻樂的如夫人，以致現在的中國人受患無窮。朋友因此就說我得了神經病。那曉得最近吳穉暉也同樣地罵夏禹王是投機份子；所以我以為自己的批判有時也和黨國要人同樣地正確。現在為了饒舌雜誌，我又罵清廷派五大臣出洋歸朝以後，沒有一個傢伙去學過幽默文學或漫畫藝術。更要罵我們這現時代的後生可畏的，自命意識正確而前進的，比豬玀阿美的馬克斯主義還研究得莫明其妙的正派漫畫家，不早從他媽的肚皮裏穿出來半世紀，和帝國主義者鬥爭一番，以毒攻毒一回。如果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我這篇牢騷的小品必然也是多餘的。

梅蘭芳論（下）

徐訏

（四）

梅蘭芳有他的努力與謙虛，所以他對於一切罵他的人從來不還罵的，而且常常以事實來答復人。記得文學家週報曾出專號攻擊他過　但文學週報早已停刊，而梅蘭芳依然受大家愛戴。去美國前，北平有威娜劇團曾在平報上罵他出國，說他有害中國體面；同時許多報上都有人寫文攻擊他去美國，然而他美國去過了，博士得來了；而寫他的人都默然了！我只見報紙載梅蘭芳劇團之宣傳．未見再有文章罵他了。日子就是這樣過去。

于是蘇聯來邀請他，新劇專家余上沅教授陪他出國，蘇聯大導演替他鼓吹，蘇聯黨國要人們一同同他照相。這些事實是使中國左右翼新劇運動者都無法解答了。說梅蘭芳的意識自然談不到正確；說他的藝術是大衆嗎？並不說他曾爲什麼社會運動壽個款麼？沒有。他到是爲杜月笙先生祠堂落成演過戲，爲張嘯爲張作霖壽事爲李思浩嫁女兒演個戲，這將用什麼解釋呢？！

在梅蘭芳在蘇俄前，申報曾有人答復一位熱心人的詢問；結論說是蘇聯無所謂，國泰民安，所以只是想多多吸收各種文化而已。把「花部」的舊劇當作中國戲劇文化，這已够勉强，因爲中國有眞正的劇曲是完全屬于雅部的，而蘇聯大導演一見傾心，拍案叫絕，恭維備至，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雖然蘇聯大導演雖自誇博學，以爲對于中國劇有什麼什麼研究，可是在我看來還只是一個外行的糊塗蛋而已：左翼劇運者是不忍說這句話的，背地裏還是罵梅蘭芳不好。

說梅蘭芳不好是只好悶在被窩裏說，而梅蘭芳給左翼的答復是事實的回答。以「事實同答你」是左翼的頭禪，而梅蘭芳用着了。假如事實上用了這個左翼口頭禪．梅蘭芳就可以算爲左翼的一員，因此就可受蘇聯的歡迎；那麼左傾這事情不也太容易了麼？

外國人冒充對中國內行而信口雌黃的批評中國的很多，中國常以爲他是外國人，肯理睬中國貨已是有榮，所以不去駁他，于是他估就有更信口雌黃在本國買弄中國智識以眩學了。所以，我說，這種地方已不是思想問題而是人的問題了。

劇聯是被「蘇聯名導演」一名駭住了自己中國劇的智識，可是梅蘭芳是以中國劇的表演，徵破了「蘇聯名導演」空虛的硏究而駭得他只好滿口稱謂「懂其好處」。這里，梅蘭芳之偉大不是很顯然嗎？



土星：奇怪！人類都跑進墳墓了，怎麼飛機照舊飛呢？
木星：傻子，你忘了那是無線電駕駛了吧！
翁興慶

（五）

梅蘭芳是偉大的，成功了而且勝利了，雖然他看起來還止三十歲，現在不過是四十二歲吧，但他有三十年奮鬬的歷史；有三十年奮鬬的歷史的人很多，經過三十年奮鬥的人，比梅蘭芳有錢的自然也多得很，比梅蘭芳有名也自然多得很，但經過三十年的奮鬬而仍能保持白皙的青春，像梅蘭芳這樣看起來還不到三十歲，還是，至少據我所知是沒有一個人有的。就是以外國電影女星來論，誰是會保持十年的青春？

與梅蘭芳同時代的，楊小樓余叔岩，他們的外才是遠不能與梅蘭芳比擬——所以沒有齊如山先生這樣的人爲其策劃，沒有劉天華先生這樣的人爲其幫助，沒有劉半農先生這樣的人爲其寫序，所以也就未出國同時也未得博士，他們只是曾在冷僻的北平受一二百知音鼓掌而已。

自然，這不僅是外才而已，且角之被現在還有男女分校，分泳，分行各種運動之中國社會受紅，這是有變態心理學之科學根據的；外面對梅蘭芳種種下流的臆斷，這樣一點用不着來沾汚我們所敬愛的如齊劉諸先生者的。但是余叔岩楊小樓以外，我們的且角還有程艷秋尙小雲荀慧生等，但是都不及梅蘭芳爲成功；其中程艷秋曾以庚款十萬元到法國去，而我們的報上沒有見到什麼批評，也沒有聽見得博士回來！所以外才之爲力就在這種地方可以見到，同時我們該知道外才之運用是不當限于一個人地方之鑽營與一宗款項方面的打算的　中國外交之失敗也常是這樣，外交策略上之聯俄聯美親日等等口號，原也

只是暫時的策略，每日每時因事實上需要就應當復變化的，而且同時驗幾個親幾個也並沒有什麼，一定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從一而終，這實在也太禮教遺毒了罷。還，我想學學梅蘭芳是一件好事。可惜梅蘭芳始終不學昆虫學教授做大官而只是忠于藝術，要是他肯做外交官，至少我是擁護者之一哩。

現在，是了，梅蘭芳已經成功；有人說他從此不再唱戲，但是這是不會的，至少我個人觀察。因為以梅蘭芳之好友與重義，如果如杜月笙先生虞洽卿先生們有點什麼喜慶事，要請他上上台，或者如孔祥熙先生奉祀官孔德成先生們要他祭祭孔，或者如全國佛教會等之發起，要請他為這次全國大水災籌點款，我能够擔保我們的梅蘭芳博士決不拒絕的。那麼像我這種從來未看他扮演的人，只要比我有錢，是正可引頸而望，用不着就此嘆眼福沒有的。

（六）

可是，那末說，有一點事情是很奇怪的，以Douglas Fiarbank為比較，是剛剛二個非常好的對照；他們二位是曾經一同照個相的，那是Fiarbank到北平時候，時是冬令，Fiarbank穿一件駝毛的大衣，梅蘭芳則穿一件緞料的袍褂；前者是滿面橫肉，後者則是眉清目秀，要是先以照相上的面色來說，Fiarbank或者反是屬于黃種，而梅蘭芳則應當屬于白種的；如果讓個對比允許我用一個更清楚的譬喻，則Fiarbank在那張照相上正是一隻狗熊，而梅蘭芳則是一隻白鴿。可是讓祇是面貌的比較　性情上我是不知道。不過要以面貌來斷其性情，這是完全不通的，尤其對中國人來說，張良，雖然不見得有蘭芳的漂亮，但面如處子，是載諸史實的，而她是曾經刺過秦皇；這不算什麼，因為你也沒有見過張良，我也沒有見過張良；但是現在多病多痛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先生你終知道了，而且終也看見過，至少終也見過他照相，可是他是曾經刺過攝政王的。所以，我不敢就這樣下他們的判斷，來用那一開頭我就想用的那個現成的譬喻，說是Fiarbank是薛蟠，而梅蘭芳是賈寶玉。實在，事實上或許還是相反的，因為在西洋，男子以雄健為寶玉之典型，在一切Fiarbank之影片裏我們可以看到，片中女主角不是盡屬于他麼？而他雖然以武俠為出色，然而對女子則正是溫柔，而武俠也者也正是因保護女子而存在的。除了他演Shakespeare的一個喜劇外，對女子之溫柔是會使中國許多女子改變了眼光，從他而知道所謂壯健勇悍的男子對于女子也常常能溫柔的，而溫柔乃不一定是屬于文質彬彬的書生。

現在，梅蘭芳什麼都勝利了，也什麼都有了，北平的家產也都賣掉，預備在上海安居下來了。一個人在勝利之下是會有悲哀興起來的，不知梅蘭芳也有否？如果有，那是少一點屬于心靈的東西呢。但這屬于心靈的東西到底在那里呢？誰知道！誰能够了解歲寒松柏之寂寞，誰能够了解拿破倫在阿爾伯斯山頂上揚鞭微嘈意義之所指？更有誰聽得出莫索利尼在征阿軍前狂叫後，在自己的榻前一聲微微的嘆息！

四十二年的生命並不難，然而三十年的奮鬪不是容易的；將初期的技術回憶一下；把眼睛瞟慣，把嗓子逼尖，把腰部練輭，把手指與屁股練成婀娜……這些才是真真屬于心靈上的東西，此外我所記着的二個村女為他的照相的爭奪，是可以知道那真正愛似乎還在民間的理想。

這樣一說，我的額上小疤，似乎也有點價值的了。而因此引起的這篇短文也許也是屬于梅蘭芳心靈上的東西罷，在他現在功成引退的局勢下，還是值得發表一下來紀念這位獨得浩然之氣的偉人的。

投機事業者的三部曲

檢閱過去 1918

努力現在 1935

準備將來 1936

陳子娥作



國際貿易　艾秋作

憂國之士　石人作

打不過你的原因

「小人動手，君子動口。」　張雪帆作

不宣而戰的意軍突然進攻阿國，意機在阿陀華擲下第一個炸彈便落在某紅十字會醫院的所在，致看護員死傷數人。阿國政府將這種消息電告國聯秘書處呼援，其實呼援何用？要是飛機飛過國際聯盟的和平殿堂上，少不得也請牠吃一個炸彈呢。

意國對阿未下戰表，而驟先進攻，這個墨索里尼不是自己發明的，他是抄襲遠東事件的老文章。（見立報社評）

墨索里尼說：「余不信法蘭西人及英吉利人合作起來，願爲非洲國家而流血，蓋非洲國家，乃全世界所公認爲野蠻之部落，而不齒於文明國家之林者也！」這是獅子對老虎打招呼，指定羊是他們的「吃坯」的意思！

墨索里尼又說：「意國對於歐戰之勝利，盡力可謂不少，然戰後他國分配殖民地之贓物，而僅與意國以分剩之殘餘，」這一來他又覺得老虎也實在可惡！

意屬阿斯加里的黑種軍隊，和白種意軍，一致活動，衝入阿國境地，黑軍一面前進，一面編成軍歌唱道：「割下阿王的鬍子，做成一把小刷子，拿了這把小刷子，來刷意相的靴子。」

世界動物節（十月四日）的一天，全國禁屠，事前由動物保護會理事長葉恭綽呈准行政院及內政部分別令咨全國各省市於是日一律禁止屠宰一天，可謂功德無量，造福生物不少，可是在動物節的前夜，正是意大利大砲飛機突然進攻阿比西尼亞大殘殺開始的一天，在這個世界上，動物還有人保護，弱小民族就是該死！

廣東取締奇裝異服之後又來一個反對蓄婢運動，據說近來又爲了要復興市面，雙十節要擴大慶祝，而且爲便港澳女子同省參觀起見，故又停止取締奇裝異服之說，說不定反對蓄婢運動到了某一個時期又要取消，當然另有說法，這種態度，完全是道學先生在白天嘆世風日下，到夜晚睏不着覺，便也春思繚亂起來。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忽分函各方，決辭去一切兼職，總計有二十三處頭銜，此外停止接受寫件及停止介紹職業，可見蔡先生在從前不畏事多，現在却以一卸爲快

王正廷博士在孔部長歡迎羅斯爵士的宴席上發表簡短的演說：「金貴於銀，言貴於金」。

中央派梁宇皋尹明德爲滇緬勘界委員赴滇，俾決久懸未決之南界爭執，又息明年六月二十九日將「大日蝕」此爲五百年來所未見，惟蘇俄邊境看得最清楚，我國學術界已紛起組織，此兩事俱在邊境，前者是「地理」課，後者爲「天文」課，都與我們有很多益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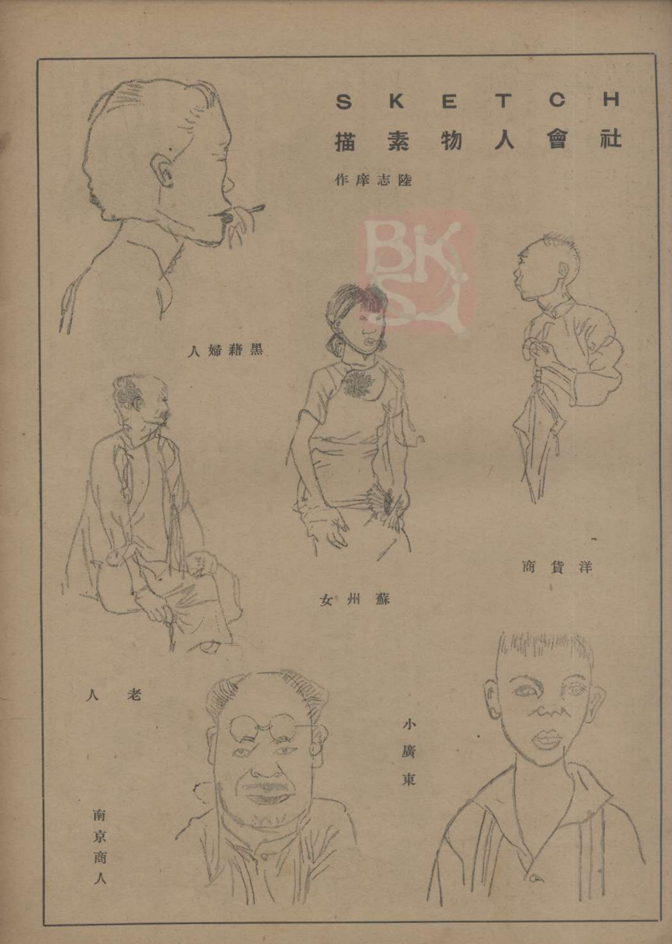
中國沒有藍衣社，的確報上從來沒有看見登過。

天津大公報社評中有讀中央社闢謠電有感云：「日電近日奇謠極多，國內報界本皆可加以糾正，然徒以檢查之關係，日通信任如何傳佈奇謠，中國報紙，只有死守緘默。何則？其事則根本禁載，更何從辯其是非，故假令中央社無此闢謠之電，則全國讀報者，且根本不知有如是離奇之謠也。」

畫家柳子谷先生語本報記者：「我常作畫幾個月，把門閉起來，絕不見客，畫好了，我常與人往來交際數個月，絕不畫一筆，我是一半繪畫，一半交際的。」照柳先生這辦法很合理，現在的畫家大概是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制的多，最好三分政治七分軍事，否則柳先生的辦法亦好。

戰雲起矣！國際間錯綜複雜的局面，到底怎樣？

本刊下期爲「國際專號」，以研究當前的問題！


SKETCH
社會人物素描
陸志庠作
黑籍婦人
蘇州女
洋貨商
老人
南京商人
小廣東

失樂園

LOSE PARAD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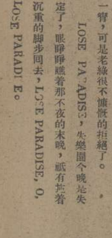
張英超作

週末枯梏的都市 活當然是需要新營養的晚敢，老紅的袋袋空，發薪工還有兩個禮拜另一天，祇有幾毛錢剩着要當車錢，可是又如何可以辜負如此星 六的良宵，唔！了！不如去找老綠去，老綠果然比老紅富麗多咧，還有五塊錢的一張花紙頭，有五塊便得啦，老紅的靈機一動，倒不如打電話找伊麗小姐去，也算天照應百忙的伊麗小姐今天沒有出去，她答應老紅去玩去，老紅老綠歡喜得什麼般的，今晚的舞伴有了下落，今晚將消磨在這不夜的 PARADISE 裏。

五點廿五分到伊麗那裏，這是老紅的詭計，那樣可以省掉五點半的電影的三個人的一元、毛大洋 離伊麗的家裏不遠的XX公園灣灣，反正近着安步代車又可以省 了三輛黄包車錢，公園裏出來不得不坐車子咧，'TAXI 便宜的也要八角大洋加一角小賬，馬馬虎虎叫黃包車不講價錢，伊麗大概也不以爲他們不闊气，老綠想三輛也不到六角小洋不到半塊錢，拉到廣東料理的酒家吃經濟菜，伊麗要吃大魚頭與廣州雞沒有法子，老紅老綠祇得硬硬頭皮，三個人小吃大會鈔，也吃了三塊幾毛錢，剩下的祇一塊多些，雖然有些肉痛，但已經九點多鐘 不要緊到舞場總會碰着朋友商量一兩量，萬一沒有，找熟的僕歐也可以通融一通融，畢竟伊麗 娵是聰明人，瞧也瞧得出這兩個空的洋鐵罐頭，一個人伴他們兩個子不會冰凍了腿？

『對不起得很！爲了要到另一個女同學的家裏約着去一次，太晚了怕不方便，先走咧，再見！』伊麗抹了一抹嘴很輕快的走了，老綠悽慘的望着老紅摸着袋裏的一元幾毛錢，看電影去是太晚了，出了酒家，在街上蹓走，如何消的了如此永宵，老紅已經化了三塊 錢，老綠也得犧牲一些，把大衣去拋一拋，上一元錢八張的去處不是也可以快樂一宵，可是老綠很不慷慨的拒絕了。

LOSE PARADISE，失樂園今晚是失定了，眼睜睜瞧着那不夜的末晚，祇有拖着沉重的脚步同去，LOSE PARADISE, O, LOSE PARADI E。







閒人閒話

王敦慶

（一）蒼蠅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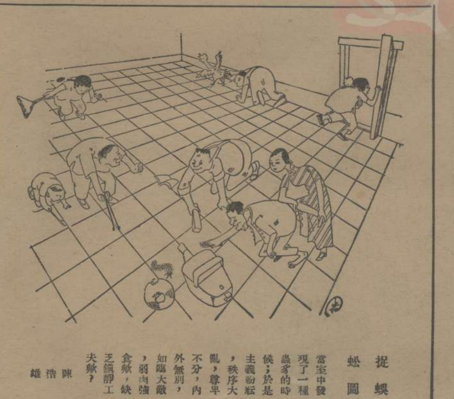
趁着我們中華民國十月革命的第二十四次紀念的機會，我也來談一談自由——當然沒有像一般社會科學家所談的那樣嚴重，那樣的大逆不道。這篇東西使讀者肚皮裏惠心地一笑則有餘，若欲傳諸後世則不足。不久以前我們的幽默政治家吳稚老說中國人欲獲得自由，必先學狗的反抗精神；但我以爲中國人學狗的希望未免過奢，不如學蒼蠅，則更爲自由。如不相信，請讀下面 John Ruskin 的「蒼蠅的自由」，當能證明我言之非謬：——

『我想除了尋常屋子內的蒼蠅以外，我們再不能找出一個更比它完全自由的生物，以作更好的例證。它不單是自由的，而且還是勇敢的。它那種傲慢的程度，可說是人類中沒有一個共和黨員，爲任何哲學思想所鼓勵後，而膽敢作爲的。它自身是無所謂禮貌的，並不管它作賤的對象是黃帝或是匹夫。在它那迅速的機械式的進展的每一步驟裏，在它那敏銳的觀察的每一剎那裏，在在都祇能表示出它那種絕對的自我主義，完全獨立的精神，堅强的自信心，而且深信這世界是專爲了蒼蠅而創造的。

你若是用自己的手去拍它，它對於這件事的機械式的客觀的態度，就像你對於一畝丈多厚的赤色黏土岩，從原野裏爆發起來，在你頭上飛舞一會兒，再對準你崩壓下來一樣。這不過是客觀的無足輕重的遭逢，僅僅是它生存活動中的一剎那的變態而已。因此，它便飛出你拳手所打不到的範圍以外去，過一會兒又降落在你的手背來。你是不能够威脅它的，約束它的，勸告它的，甚或感化它的。它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張，而其主張又非蠢笨，大都是要達到自私的目的，如此它就不會向你有所顧問了。

它既沒有工作做——又沒有受驅使的本能。蚯蚓罷，還要掘土鑽洞，蜜蜂罷，要採釀造房，蜘蛛罷，要張絲佈網，螞蟻罷，要積藏核算。這一切的生物都與奴隸或市儈相類似。但你們屋子內的蒼蠅，在室內或在戶外，無往而不是自由自在的——它簡直是反覆無常的恐怖化身——時而徬徨，時而又窺探，有時浪蕩翱翔，有時引人目跳，更或隨心所欲地，擇其所嗜地饕餮一番，而其努力加飡的食品範圍又廣大無邊：從雜貨商的糖菓窗飾裏喫起，一直吃到屠宰場的垃圾堆裏；從貨車的馬背上被擦爛的傷口吃起，一直吃到街頭上的馬糞，吃到這時候它被馬蹄驚擾；便立即滿含憤怒地飛起來，像共和黨員那樣地嗡嗡亂嚷——什麼人的自由能與它並駕齊驅呢？』

因此，我奉勸大衆先學蒼蠅，然後包你能享受自由。



捉蜈蚣圖

當室中發現了一種蟲豸的時候；於是主義紛紜，秩序大亂，尊卑不分，內外無別，如臨大敵，弱肉強食，缺乏鎮靜工夫歟？

陳浩雄

如是我聞

黃嘉音作



一個和尚提水吃

二個和尚扛水吃

三個和尚……

沒水吃

鄉村情趣

世界越文明，「鄉下人」的地位越給城市人看低！是的，鄉下沒有洋房子，汽車，跳舞場，而鄉下人不知道三賓酒與黃湯之比較如何，亦未知4711是什麼東西也。於是鄉下人之優秀份子，心有未甘，紛紛跑到洋場，學鬼文明，擺洋架子，嗚呼，此有志之士，所以愁然憂心於農邨之破產乎。雖然××大師以其世情哲學之經驗，嘗言之曰「物極必反」，爲未盡信理或有焉，爰有城里小紳名都淑女，社會學者名之曰布爾喬亞階級那種人者，飽餐東洋料理，亦饕德國名廚，跳舞既費腿酸，爵士Jezz亦嫌不够刺激，



憑河暴虎

女：「噯，前面那一位鄉下哥兒，救救他的命吧……」



大小不來

甲：「釣了整天沒釣得到一條，這裏的魚，究竟怎樣生成的……」

乙：「這裏的魚都有腦子的，不肯上城裏人的釣！」

賞雨清談

男：「跑到鄉下頭來賞雨，眞無聊。」

女：「要是這兩天還下雨，我們眞要悶死呢。」

農：「要這兩天不下雨，我們要餓死呀！」



於是乎掉轉槍頭，轉換胃口，趁着春秋佳日，溜到闊壤窮鄉里去見識，此等人生長五濁世界，并未知人間有新鮮空氣如鄉郵者，眼睛一亮，知覺頓失，有如窮子之入寶山，祇有驚奇歎喜，但沙蟬退了殼，仍是個沙蟬，對了大自然往往不知所措，其一舉一動不給鄉下人笑殺者幾希：靜觀所得，謹以此中醜態獻諸鄉下君子之門。

（苗子）

五穀不分

鄉下人：「先生，你身上掛着的是什麼東西？」

城里人：「這種文明的發明你們鄉下人是不懂的。」

鄉下人：「那麼我還要請教，我們這里種的是什麼東西呀……？」

城里人：「…………？」

鄉下人：「哼，你們城里人連吃飯也不懂呢！」

初生之犢

女：「快跑呀，我們到這里來眞倒霉，隨時碰着危險！」

男：「不要緊，他們都認不得城里人，再過幾天熟悉了就好了。」

中華職業學校育早市教育局請通令青年男生頭髮一律剃光。

■

菲律賓獨立，自治政府首任當選總統奎松，宣布施政方針，謂：「新政府之宗旨，在於多做事，少說話。」

■

海上近日萬人爭看楊秀「瓊」，中西女子中學內「瓊」花大放三小時，上海正是瓊極！瓊極！

五十年前

胡考 作

「寡婦」

落地時辰倒不錯，可惜尅性太重，娘家運也不錯，可惜夫家運欠缺點，不過算不得壞，老來福倒是有的。

王家大屋裏頭的新媳婦「新大娘」，獨自個兒獃在閨房裏出神。才過門得二個把月，就把個新老官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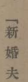
眼皮哭得葡萄似的，可是娘對她說：「你守守吧，好心肝，這有什麼法子呢，大門大戶的總不成叫改了姓的。你生爲王門的人，死爲王門的鬼，我活着時總不會待虧你的。隔幾個月到家來住住，你嫌冷靜，我弄個丫頭陪你。你放心着好好的，將來總會給你起「貞節牌坊」的。你想，我們都有面子，你也有面子，吾也有面子，連祖宗三代也有面子。不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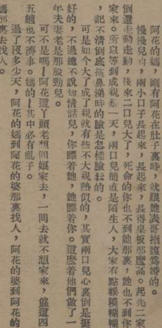
卻巧是個春天，晚上睡不着，清早又有鳥兒叫，她瞧着天邊的雲，她瞧着地上的草，田坂裏的壯健的漢子們在插秧。淚珠兒豆大的，打眼角里流到嘴角上。

猛可里，她用手心子敲在樹上，她嚶泣着，淚珠兒融化了手心裏的鮮血。她揑抖着。可是。

「貞節牌坊！」在腦袋里迴旋着。

她才十七歲。





「新婚夫妻」

阿花的媽，剛有阿花在肚子裏時，就跟她表哥指腹爲婚的。慢慢兒的，兩小口子長起來，長起來，長得桌板那麼高。起先二家倒還走動走動，後來二口兒大了，死命的你也不到她那裏，她也不到你家來。所以等到成親那一天，兩口兒簡直是陌生人，大家有點糢糢糊糊，記不清倒底拖鼻涕時的臉是怎樣臉耘的。

可是如今大了成了親就有些不大親熱似的，其實兩口兒心裏倒是挺好的，不過總不說知情話兒，你瞟着她，她瞟着你。這麼着他們做了一年夫妻老是那股勁兒。

可不是嗎！阿花這丫頭老想回娘家去，一回去就不想家來，儘這四五趟也不濟事。媽的！其中必有亂子。

過了沒多少天，阿花的媽到阿花的婆那裏找人，阿花的婆到阿花的媽那裏去找人。

天翻地覆的，大家都找不着。

肉感無罪論

曾 迭

近來有幾處地方的官廳，正在嚴厲地施行所謂奇裝異服的取締，「奇裝異服」是一個事實，這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據說是女人的「光腿」和「露肘」。那麼，取締婦女的「奇裝異服」者，也就是取締婦女的「光腿」和「露肘」而已。

服裝的奇異不奇異是很難說的，也是很難有標準的，譬如說，卽在現在的中國，有些地方在取締「光腿」，而有些地方却還在禁止纏足；這是時間的差異。穿了旗袍跳到游泳池里去，人家會當你是一個瘋子，而你如其穿了運動背心和短袴去赴一個宴會，人家也會覺得突兀，這是環境的不同；這又如何去定奪服裝的奇異不奇異呢。

以中國民族的複雜，地域的廣大，甲民族以丙民族的服裝爲奇異，甲地方的人以乙地方的服裝爲奇異，這又以什麼做標準呢？

如其說，取締奇裝異服的目的是爲維持風化，那麼，都市的婦女只不過是「光腿」和「露肘「，而去年到西北去考察」的人，却看見了西北許許多多十六歲以上的姑娘，還沒有袴子穿，而蒙古女人，夏天是那麼赤露着兩只大奶奶，那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所以，有些地方的當局要說「取締奇裝異服」而只是不許女人的「光腿」和「露肘」的話，我想，還是乾脆的說，是取締女人的「肉感」而已。

這樣看起來，女人的「光腿」和「露肘」的應該取締與否，蓋還在肉感的有罪或無罪吧。

從犯罪學者說；各種犯罪的統計，關于風化的犯罪，一年中以七月爲最多，六月次之，八月又次之，全體說起來，也可以說是暑期的犯罪比寒期來得多。這是由于夏天生活力旺盛，使性慾興奮。又，從被害者方面說起來，因爲夏天比冬天多露出肉體，又多外出的機會，容易刺激他人的情慾。

這樣看起來，「肉感」果然是有罪的了。

然而，我總覺得「肉感」的刺激人與否，還在各人的主觀的不同而已。就以中國女人的纏足來說，元伊世珍瑯環說：「吾聞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閣之內，欲出則有幃車之載，是以無事于足也，」這是說，女人的纏足，竟爲聖人而立言了。，但如其你一聽了李笠翁的話，你又要覺得又氣又好笑了。他說：小足的用處是在日里的憐惜和夜里的撫摩，這並不肉感的小足，豈不是也有變成「淫具」的一種的可能的嗎？

德人柯訶氏所著「馬克斯的歷史，社會及國家理論」一書里，說到野蠻人所用的「蔽帶」，他說：「……婦人的蔽帶，卽是一種腰帶，前方垂着一枚植物的皮，或獸皮，或短小的線頭，有時只有前面某部分，掛着數分寬的架帶，——和腰帶結合一處，垂在前面——所以蔽帶不能掩着全陰戶，只能蓋着陰戶口。他方，男子的蔽帶，只結于腰帶上面，蓋住陰莖。這種半隱半蔽的行爲，並不是因不許他 看見該肉體部分的動機而來的。因爲他們所帶的蔽帶，總是選一種特別色彩的材料，卽如蓋陰莖，也是用雜色的羽毛及纖絲飾的。所以在這時候，與其說是抑制性慾，毋寧說是刺激性慾。」，這一種和通常的犯罪學者的相反的見解，倒可以作爲肉感無罪論的新的註脚的。

不過現在新興的「裸體運動」正在進展着，他們那些勇敢的嘗試者，已把我們古老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觀念翻了舊案，立下了新的基石了。一個「裸體運動」的實驗者曾這樣說道：「男女兩性之衣服，大要皆爲取悅異方而然，婦女爲尤甚，若赤裸裸的與男界接近一切，嬌羞獻媚之作態，自無所用其技。若共同裸體，共爲空氣中之生活，此時無論何人，只有天眞之態，絕無弄媚之容了。」

肉感要在中國無罪，我想，還該要在努力于新倫理，新道德的建立。

透視學

陳浩雄作

佳人

封面圖意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錄杜工部詩胡考年廿四）



古詩今譯

『敢將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鬥畫長。』縫窮婦，不要說他不搽胭脂不抹粉，更說搽脂抹粉無她分！叫她縫的都是窮，窮了才替人家縫，其窮則一也。人窮志不窮，新女性獨以做字立身！

陳涓隱作


中國精神 自持鎮靜
南大特性 同歸于盡
朱葆真作
題中間一幅畫 江棟良作
予之居革畎澮，忽於鉏下得一金像詢之故老或曰，元始天尊像也，昔夏禹理水，冶金以爲神物，用鎮方嶽，豈此像之類乎，一日，海風翻浪，遠近奔駭，非人力可支，予謂衆曰，家有金像得之儼來，今爲衆捨之，以祈海若，冀其安息，乃率衆乘高，以像投狂瀾中，俄而風止潮囘，一境獲免。
鷄鴨骨，豬羊牛骨，魚骨，露廚底，這是主顧們無可再吃的殘品，本來可以喂犬喂豬，可是算盤有點不通，承蒙老闆大發慈悲，顧念兩脚的餓鬼，加一點粗麵救濟救濟，可是每碗代價劃一不二，少了一個銅子，就嚐不到這百味鮮汁。
張樂平作
小寶寶是乖極了，一聲都不哭了！
翁傳慶作

男女間的糾紛



色情的攝影師Kiss毛玻璃一下　丁聰作

友：那是新來的模特兒麼？
畫家：唔：那是我剛結婚的女人啊！夠曲線呢?!
林檎作

女人　許炎作

她做了一個甜夢，附帶了一個理想：『要他變成阿花樣的馴服，我的生活才有趣味。』
黃六平作

少年(對着女友的弟弟)：小弟弟，我給你四角錢，你去看電影吧！
女友的弟弟：錢我不要，電影有什麼好看：要是去看電影，猶不如在這裏對着你們看不是一樣的麼？
王瑞鑫作

民間情歌

張光宇作

送郎八月到揚州，
長夜孤眠在畫樓；
女子拆開不成好，
秋心合看却成愁・

大的年紀十六七，
小的還祇十二三；
一家兩個如花女，
要想下手難又難・



拍案驚奇

張靜廬

三言二拍，是明人短篇小說的寶庫。馮猶龍作三言，凌濛初作二拍，在當時原是極風行的書，那時坊間傳抄翻印，流廣狠廣，但不知後來怎樣會沒有了？有清一代所流行的，祇是選輯三言二拍中所有的四十篇，另成一集的今古奇觀而已。今古奇觀既風行，三言二拍之名益不彰。近者雖有學者們從事翻案工作，但是要找到這五部久已失傳的書，實在也不甚容易。

三言是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二拍是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的作者凌濛初先生，是烏程人，有着一肚皮的學問，卻在少年時屢試不第，抑鬱不得志，於是就以做小說刻書爲專業，所刻著的書狠多，最有名的還是算這二拍了。此外還有二本曲，和許多關於詩的著述。到後來曾以副貢選授上海縣丞，擢徐州判。宦運還不壞，當然不再做小說了。否則，一拍二拍三拍下去，一定要不拍到掌心紅腫了不休，豈非是我們後代讀小說的人的福薄。

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到凌先生是極信仰佛教的。但是奇怪得很，同時他又是極醜詆和尚與尼姑。道士自然更壞的了。凡他所寫到的和尚尼姑，定是淫穢不堪的。第六卷『酒下酒趙尼媼迷花，機中機賈秀才報怨』裏寫那慧澄尼姑引誘狄夫人。趙尼姑醉姦巫娘子，簡直比金瓶梅裏的王婆還要壞。卷頭上說：『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與往來出入，蓋是此輩功夫又閒，心計又巧，亦且走過千家萬戶，見識又多，路數又熟，不要說那些不正氣的婦女，十個着了九個兒，就是一些針縫也沒有的，他會千方百計弄出機關，智賽良平，辯同何賈，無事誘出有事來，所以宦戶人家有正經的，大張告示，不許出入。其間一種最狠的，就是尼姑，他借着事天爲由，庵院爲囿，可以引得內眷來燒香，可以引得子弟來遊耍』云云。寫那『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那更不像話，他雖是想竭力寫靜觀小尼姑，鶴立雞羣，但船中一幕：已經不成其爲佛門子弟了。

在明朝，大概士大夫間不大注重風化的罷，金瓶梅的描寫床第間事，就說別有用心。那麼這一部滿紙因果報應，說教似的拍案驚奇裏就有不少淫猥的詞句。甚多有不必有的地方，也竟會加入幾句，像『通閨闥堅心燈火，鬧囹圄捷報旗鈴』中之張幼謙和惜惜，十三四歲的小學生，也加上一段幽會的描寫。這是否是當時的習常如此呢，還是作者有意的渲染？其實他的描寫淫褻的手筆，並不怎樣高明。既不像金瓶梅詞話來一首『以詩爲證』，卻套來套去，總不過這樣幾個字。而『遍體酥麻』四字偏是每次都用得着的。

這本書裏有許多土話。甯波人叫小菜爲「下飯」，這下飯二字，如果不讀甯波音，就會不成話。本書裏稱小菜，也叫『嗄飯』，那麼下飯二字大概就是嗄飯之誤了。甯波人叫梯子爲樓梯，其實梯並不一定上樓，也許還是誤的。本書裏稱梯子爲「胡梯」，這二字用甯波音讀記起來更相近，但不知這胡字有何依據耳。」

在舊小說裏，大概多是崇拜英雄，尊尚俠客的，凌先生當然不能例外。他在『十一娘雲岡縱譚俠』，和『十八兒縱奇村酒肆』裏，寫得特別有聲有色。在第八卷上，記述盜亦有道，起首說：『世人最怕的是強盜兩字，做個罵人惡語，不知這也只見得一邊，若論起來，天下那處沒有強盜，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誤國欺君，侵剝百姓，雖然官高祿厚，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公子的，倚仗着父兄勢力，張牙舞爪，詐害鄉民，無所不爲，百姓不敢聲冤，官司不敢盤問，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舉人秀才的，呼朋叫類，把持官府，起滅詞訟，每有將良善人家，折得煙飛星散，難道不是大盜』。眞是罵盡一切世人。所以他後來留守房村，當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城，他誓與百姓死守，曰：『生不能保障，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言與血俱，城破，大呼曰：『無傷百姓』者三而卒。百姓皆慟哭，自殺以殉者十餘人，房村人建祠祀之。也可算是言行合一的了。

大陽對災民說：「你看多少人爲了你們……」



萬金油

萬藥之王

萬病可治

萬金不換

萬家生佛

各藥房及各烟紙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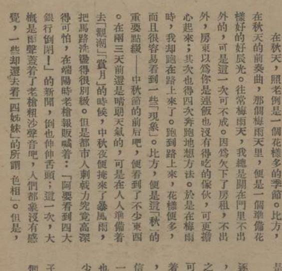
上海分行

虎標永安堂

英租界寧波路五九五號

牛鼻子耍大刀

黃堯



秋之什

勞心

到了秋天，便該說秋天的東西，似乎已經是一條定律，不可移易的定律。所以我在第一期本刊里，寫了一些關於蚊子臭蟲之類的「閒話」，算是夏末秋初的東西。

但是到了秋天，我看見了「可憐」的蚊子們，飛也飛不高，叫也叫不響的在牆角落里鑽來鑽去，像害怕着一個毀滅的時代的到來；其次，臭蟲們也都「偃旗息鼓」地躲起來，不再作「人身攻擊」。等因。但是，我還沒有敢說出來的，倒是這幾天晚上給臭蟲鬧得天番地覆的，還是「有床眠不得」。對的，還不該說出來：說出來便掃了紳士們的「雅興」（紳士們有的是可以規範一切人的「定律」，他們拿着了這「定律」，便支配了一切的了，無論「事實」究竟是否這樣？另一個解釋：使我失眠的臭蟲，只是我這里的臭蟲，而不是紳士們家里的臭蟲，紳士家的臭蟲，到了秋天（也許秋天還沒有到）的時候，便死得一乾二淨的了。

在秋天，照老例是一個花樣多的季節。比方，在秋天的前奏曲，那個梅雨天里，便是一個準備花樣好的好辰光。往常梅雨天，我總是關在門里不出外的，可是這一次可不成。因爲欠下了房租，不出外，房東以爲你是連飯也沒有得吃的傢伙，可更擔心起來；其次也得四次奔跑地想方法。於是在梅雨時，我却跑在路上來了。跑到路上來，花樣便多，而且很容易看到一些「現象」。比方，便是這「秋」的重要點綴——中秋節的前后吧，便看到了不少東西。在兩三天前還是晴朗天氣的，可是在人人準備着去「觀潮」「賞月」的時候，中秋夜便掩來了暴風雨，把馬路洗盪得很別緻。但是都市人剌戟力究竟高深得可怕，在端陽時老槍報販喊着：「阿要看到四大銀行倒閉！」的新聞，倒也伸伸舌頭；這一次，大概是雨聲蓋着了老槍粗沙聲音吧，人們都棄沒有感覺，一些却還去看「四姊妹」的所謂「色相」。但是，這樣的雨却是無限的人們顯示了那悽愴相了。

報紙上我們看到了阿西比尼亞在慶祝「雨季」過去了。我們知道已經是無可避免的「秋天」。而這羲皮篋德斐先生所謂作爲「開化」工作的對阿戰爭，也許便在這時候來了。不過，這些中國人是完全沒有影響的。反正自家的事已拋諸腦後，何況是「他人瓦上霜」嗎？於是，在都市里，我們仍舊看到了許多「歌舞昇平」的快樂事。曾經記得不知在那里看到一篇文章，是一個清雅的詩人寫的，他把秋大描摹成最好不過的季節，甚而至說秋蟲的悲鳴，正足以助長大自然的清興。我們這位詩人的「清興」，確是「爐火純青」。不過，這已是「古已有之」，而并非「獨資創辦」的了。便是有過一些「大人雅士」們，對着了窗外的「烟雨」，在大加稱賞。吟詩的在搖頭幌腦，工筆的則塗丹塗青，正在興高采烈時，更看見了一個披蓑衣的漁人過，於是他們都大拍手稱「妙」。這眞不愧是「妙」。如果對他們說：漁人是爲了吃飯而冒雨辛生的；或者對起先那詩人說：秋蟲是爲了畏懼「冬眠」而悲鳴。那末，他們一定會罵你們都是庸人俗子，「不懂藝術」。

秋的季節慢慢地移着的時候，一年的水潮是令逐漸退去了。而都市里却還是熱鬧地在「遊藝賑災」，尤可佩服的，便是「明星」之一羣，在「中華民國之妻」之后，又來作爲「一摟一跳價值十元」的舞女，可以救災，可以救國，確是善舉，願災民銘着。跟着落葉的聲音，九一八悄悄地爬去（該死的混蛋），而國慶日便堂而皇之的到來。這一天的到來，相信是相當熱鬧的，比方全國運動大會的盛舉，便是一例。而且聽說「取締奇裝異服」的廣州，在這一天也特別開禁一天，可知「奇裝異服」還可以存在，最少也可存在於熱鬧的日子。

秋天便是這樣地爬着走，本來是有點灰色的日子的，可是這樣一來倒熱鬧了不少了。怪不得詩人們要來「秋之頌讚」。

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

葉淺予作


那個鄉下人牽着的是只什麼？
不曉得，那是只小馬，你都不認識嗎？！


那是什麼花？
這是高梁，可以做酒的


留着這麼好的水不游泳，鄉下人真是笨伯


那是什麼？
大概是河馬吧。

長篇漫畫 小陳——鄉村指導員——











三毛

張樂平作









獨白

誰都曉得「獨立漫畫」這一本刊物，誰都曉得「獨立漫畫」這許多執筆的人物的；歷年在漫畫界上的奮鬥與苦幹的精神中，我們不但留下我們辛勤的足跡，而且我們又投下了良好的種子，滿希望在這一本新的型式的刊物的產生後，成熟我們的收穫，更用我們誠摯的心理，來繼續努力發展眞實有力的漫畫藝術給大衆—上期的創刊號，我們已得到廣大讀者的參加，並且更接到他們寄來許多改善的商討，我們眞是非常感激的接受了。這一期我們非但增添了篇幅，而且又加印彩色的圖畫，更開闢了「漫畫論壇」一方新的園地，預備作家們對於漫畫藝術的本身，各抒一點意見，或者一些爭辯。原來一個漫畫家的形成，本來並不簡單，自己的修養還沒有到相當的程度，技巧也正在可憐的狀態下辦弄，便硬要指認××型與××型是他的衣食父母，死釘住××型式往往會養成他的錯覺，把中國人沒有飯吃會弄到搶麵包的形式上去，明明是一個叫化子在向一個長脚資本家討銅板，便硬說是一個有爲的青年對一個布爾喬亞爲社會而奮鬥呢—可惜—漫畫的技巧，還沒有正眞的「中國型」，所以都是來路貨，在我們的「論壇」裏，對於這一點，至少希望大家「直認不諱—」罷—

漫畫家如果能夠領導羣衆走路的話，請絕對不要走到灰色的路上去—本刊下一期是特輯的「國際專號」，我們雖不能領你們去看看這一幕大殘殺的慘劇，可是我們用一點並不「直覺」的頭惱來把一些「來蹤去跡」端詳一下—

這一期又是稿擠，把林擒的素描金沫所寫的「廣東之東南西北」及曹涵美的「李瓶兒」都留在下期露面了。

本刊稿費，規定每月十五日及廿日按期發出—

張義璋黃森二君：請卽賜地址，俾奉稿費，此啓：

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獨立漫畫 半月刊

第二期●每冊一角

二十四年十月十日

出版發行 獨立出版社

主編 張光宇

定報價目

冊數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日本台灣朝鮮作國內算香港澳門作國外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崇讓里五號電話九二九七○

ORIENTAL PUCK
Published by The
INDEPENDENCE PRESS
5 Lane 420 Foochow Road Shanghai
92970 Tel.

廣告價目

地位	封底	封裏	封裏	底封裏	底封裏	普通	普通	普通
面積	全頁	全頁	半自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1/4
價格	一百二十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美麗
有美皆備•無麗不臻
華成烟公司出品
My Dear
CIGARETTES
HWA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10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HWACHING TOBACCO Co. LTD
50 CIGARETTES
7244